H. H. MU CHINESE LIBRARY

萬形自絕 須見微

張耒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辯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辯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辯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辯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辯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形不在辯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辯已與辯人其言雖工而詧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

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辯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論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辯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名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論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殘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鍾惺曰小人論人必先留論地以待其辯愈辯則愈入其論惟不辯則伎倆窮矣文潞此論可謂得辯論三昧

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下辭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塋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哄。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哄。為疑焉。昔之

鍾惺曰攻擊甚爽而無淩厲之氣故妙

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義誅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寔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咲則咲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咲哉況賢者喜則不賢者咲又理遑朕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

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咲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文
賢咲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
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
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咲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
口即見信而見用也為也甲雖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
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
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咲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
主宰相有不聞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
愛寵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

孝宗亦可謂深矣。倘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陛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茅坤曰。辯論絕似昌黎。

豈稷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畊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嚮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嗣皇下憫農之艱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

託書以道慕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鍾惺曰慨然以風化自任且吞有喜而不寐之意非急於救民無

此溪情

茅坤曰至性可敬不獨醫術

劉跂錢一傳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耆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産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跡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

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譽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耆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

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泰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
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啖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癈而氣骨堅
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閒閱史書雜說
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否
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
里皆擁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始一方醉曰當發疹
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
謝之廣親宗子病疹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
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

意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六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受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一日病本中熱奈何以劑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主與醫皆不信謝罷一日毋痛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疆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淡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藏

待鍾曰妙想入神

傳養卒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徧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一為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辯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

自禁自診知不可為乃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
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為醫河
間劉跂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
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巔觀
氣象至餘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
當相授余咲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
没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劉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
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鍾惺曰叙事之妙不減子長何代無異人但患無此妙筆傳之尤

妙在論醫效處皆鑿鑿有理可思非一味大言而神其術也

茅坤曰大文字窺見先王保民深意

李昭玘進保伍之策疏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爲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爲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爲媺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以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和。此為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它。則以旌

丘濬曰論政治條理精密深於王道者也

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竄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乎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即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爲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阸○爲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爲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

盡其征而征可溥。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去幾以釋小過。眚禮而使勿兇。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蓄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禱。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已。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偪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內自軌以至師。郊之外自邑以至

異日王政一壞千古無善治於此可見

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霸為疆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聲恩不足以相保則或怨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板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姦多胥訟而亂雜齊語祭祀不從丘壟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隣罪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上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未得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閑民民無游業居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伏御死難之士

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彊今天下非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脈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爲淫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譁聚不逞殺人於貨邑里不告訐門闗不詞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爲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饒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鍾惺曰經濟大學問當與周禮管子同讀若作文字視之則失之遠矣

李劉榮州進貢紬斑布表

屛西方之棼莫輸縷蟻之忱漚東門之麻切效狐狸之織愧精麤之不度肅恭敬之永將恭惟陛下居上不驕取民有制念彼褐夫之褐成於紅女之紅質匪種華緯以紺緅之飾文非貝錦比諸黃潤之筒是維蜀產之微俾效齋宮之獻臣承流天角脩貢土毛大衛文之衣當退明於庚度褒公孫之被顧謹簡於賢人

鍾惺曰點綴經史妙於自肰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寔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冦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理惺曰只
于人情政
事川議論
意最親切
可思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畊之
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效可見也。
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
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
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
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
在仁宗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能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
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
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效也。向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

陳仁錫曰人主受言最忌不痛不癢

之言為太甚。太宗而懐貳。則必以師台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寔而不罪。則誣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寔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令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参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懐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賛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禀命

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聞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
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
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閹官為縉紳禍及
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艸
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
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
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
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恃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

朝士陳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皆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下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竄於官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啚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

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緣舊貫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人不睹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並於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邦殘破十無一二消泳積之而尾閭泄之匱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

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撢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寢息。則賦外覊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

則告之罔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書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元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奸贓之吏當究見情寔稽成王命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類海庶乎人懲少伸和風充塞矣

葦坤曰條陳時政既本理道又切事情有經有權之文也

楊時上毛憲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教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嘿。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靡靡向風。承德欽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建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爰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才操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

康鑛曰蕤蕤罪案之于此

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欽為己功錄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恥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崇節義之士而依違附從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絜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立登朋以黨錮而陷刑雖轗軻傾脫猶不忍改轍一紀清議則蹈誅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

著抑曰論詳切當可訂四朝鉄案

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係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寔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淩廢。一脩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寔。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營為明。裒斂為

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鏟前弊而箝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倍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執獨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寔為部吏幸得摳衣欽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偁者而處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疏懶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敢輒敷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仰之意以為請見之贄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鍾惺曰。細論前代之失。以見其所學之正。前賢出處不苟如此。

卷

集賢堂

揚時答陳子安

向侍朋友之愛不量可否欲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播閒之為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招為祿

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緼○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翁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鍾惺曰○先拈一義字○又拈一力字○將君子處世無所不可之作用○和盤托出○仕不仕皆可勿論

楊時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遊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繇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

楊墨自攻辨不遺餘力然神閒意靜聲者氣象自存

於義。並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始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歆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譊訕。竊謂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有非辭攻从之

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黨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舉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繇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知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

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未知道者果且有大戾
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後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
勸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
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
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
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
非邪正無所分辯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
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其何以見其
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知蘊人邃越至

孫鑛曰取譬妙甚

吴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遂越而非其轍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吴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非其轍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吴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管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illegible]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

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鋒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顧更踈示。當謹承教也。

鍾惺曰。詞嚴義正。不少寬假。蓋是非關於治道者大也。

楊時項羽論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飢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豢稻粱。而皆可以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寔啟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

欧其轍則前日之亾秦是也僭令沛公於天下莫舞沛公手

鍾惺曰史稱范增好奇計所好亦不過戰國之故智耳此以正論

大義責之自不足觀矣

茅坤曰以此責誼ゝ自以服

楊時賈誼論

賈誼以少年英鋭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抗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遠脫進之人欲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募之所由然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論具儀法與夫二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

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礼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鍾惺曰臣子於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尚真有以自信亦不嫌於排衆而自任何者國家大事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関於己者輕而成敗関於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己與在人也賈誼自任處乃真有以自信

而不暇於讓也○雖然○吾律以聖賢出處之道○則龜山之論自正○

宋文歸卷十三終